鹿忠節公集

鹿忠節公集卷三目錄

奏疏　揭

鹿忠節公集卷三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

謝賜劒疏代馬世龍

伏念臣材愧超乘用叨越格初移南部當關猶是分壇繼授中權佩印復承賜劒每切志彊而才弱常憂恩重而身輕深惟轉敗爲功須士心之齊奮欲求有進無退在將令之必行行令不待交綏常習始可應變治兵不純任愛法行而後知恩居恒奉教於輔臣乃茲徼靈於聖主從天賜下寒光生萬里之威映雪

捧來朔氣壯千營之色雖尙藏鋒而斂鍔已如淬海
而磨山功罪重輕皇上旣使專生殺機會俄頃軍中
乃得行便宜愧以庸臣膺此重寄侵疆未復寸步封
關羞用一丸泥酬士已散千金答恩還憑三尺劍法
原出於不得已倘憑專殺之權以嗜殺人所不爲誅
必行於不踰時如詘無情之物以狥情則臣豈敢從
古威克乃濟自今令出惟行切玉剸鍾電閃雄芒之
氣抉雲見日露傳燕喜之音此臣所日夜切心風雲
唾手者也

謝恩疏 代尤世祿

臣自揣駑駘不堪鞭策家世習箕裘之業空讀父書
疆埸苴鼙鼓之聲慚爲將種建昌防路曾無橫草之
功山海分壇乃有躐級之擢恩隆望淺感極愧深捧
簡命以奮心謹驅馳而受事徹宸姓字忽騰躍於崇
朝突熱肝腸且悲歌於中夜念一門之骨肉半作裹
革之魂誓此日之髮膚肯負請纓之願臣敢不講明
軍政鼓舞士心仰仗皇靈頓作鐵馬金戈之氣克敵
王愾直靖晝烽夜燧之煙期奏愷以言旋再陳情而

待罪

辭進職疏　代馬世龍

爲奉職方愧虛糜加恩益滋跼蹐謹瀝悃控辭仰乞
聖明鑒允以安愚分以圖報効事切惟職以兕鍪末
品承疆場重任拮据蹉踰二載循省未著寸功方三
褫之是甘乃恩階之再進本年十二月初二日蒙兵
部劄付爲條敘各鎭文武大吏以飭邊政事該本部
題職方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師閣部
孫奏前事等因奉聖旨東防以來先後文武諸臣協

力宣勞忠勤茂著起用加秩奬賚等事　著該部分別
題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本部覆
稱武大吏見任宜加級者惟馬世龍受國厚恩兩年
而領大將旣以恢復爲己任臣部卽依議加級以彰
激勸世龍當益加奮厲不可令賞浮於報也旣經具
奏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將馬世龍加署都督同
知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劄付到職職聞命
自天措躬無地除設香案望闕叩頭外竊念人臣事
君各有職任以此程功罪卽以此受賞罰躁進者不

得越此而混徼貪禁者不敢昧此而冒受職所職何官所任何事皇上以兩河之陷拔職於衆人之中超授今職予以劍印賜以勅書臣平遼將軍也對揚天語還觀印文遼東一日未平臣即一日置身無所此事理之最明者三年來憑皇上聖斷承樞輔指麾無日不招集平遼之人無日不躊躇平遼之事雖規恢二百里略露平遼之機敎練十二營漸備平遼之具而尚未實奏平遼之功也以平遼之官而受遼未平之賞即公論寛假內省謂何臣雖武人頗識禮義每

與諸將誓報國恩謂臣子於國家艱難事不妨多做於
國家恩澤不妨少取臣授今職亦屬越格然曩當人
情奔潰之時以身塞難故不敢辭平遼之官今當經
營料理之際功尚俟時故不敢受遼未平之賞即當
事大臣以鈙以覆雖未忍以飽颺防職而特借此以
責後效廼以臣自揣既無以酬見前而何敢預邀後
日之明恩且朝廷鼓舞臣下惟此官階輕予則易盡
臣子叨冒恩榮視其福分過量則難消皇上何如留
有餘不盡之賞以爲勸功之階使臣得留有餘不盡

之福以爲圖功之地伏望皇上俯鑒朴誠收回成命
容職以原官効力疆埸庶愚分少安而酬功大典不
致因臣而濫矣臣愚幸甚

請差科道閲查疏代馬世龍

爲關門兵馬數多疑端易啟仰懇聖明亟差風力科
道閲查以明虛實以服羣心事切惟關門兵馬之係
安危也極重而虛冒之疑日甚一日臣奉皇上平遼
之命日討軍實而訓之以朝廷需兵之重四海供兵
之難而甘爲虛冒之魁稍有人心斷不負國至此且

此兵非坐守之兵乃日奉樞輔敎令者兩軍相當之際寧以象人塗馬應乎臣卽不知愛國家但稍知愛性命亦不肯自悞至此雖然此情理之常也天下固不乏常情外之人安知無常理外之事未及朝論疑臣之先臣固嘗疑諸將矣葢關門之兵分理有四鎮鎮各三協協各三營鋒勁二協八營各有專官統之臣固總爲調度至給散錢糧各有司存臣實無一兵而錢糧毫不經手況以十四協三十六營之將才品不一志趨不同何能保其一一無虛冒故三年來每聞

虛冒之譏彈即引爲生我之藥石與諸鎭協日爲簡
練即日爲查覈總求踏實地以自信而邊人即欲自
信朝論轉復生疑人之愛國誰不如臣何仇於臣而
故疑之必據所聞耳而總之因聞而疑者當以見而
破之蓋謗人而非實與譽人而非實者皆乘人見之
所不到而巧以行其粧點映帶之術而不能不窮於
旣見諺有之眼見是實耳聞是虛故今日虛冒之事
臣不敢言必有亦不敢言必無只謂有無不難知到
眼便見求朝臣之親閱而已從來濶冒之弊有臨時

彼此那借應點者有雇倩代點者有開註公差者有
開稱患病者一人耳目難以遍核第將臣先所行會
各鎮轉行各屬將各營兵丁年貌疤記馬騾年齒毛
片冊籍併有虛冒情弊將官取干把總願領死罪甘
結并自具若果通同甘與同罪結狀送協協具不致
扶同甘結送各鎮各鎮將取齊各協將結狀仍自具
不扶甘結送臣臣亦具有如通同甘與同罪結狀見
在惟差風力科道前來查閱此時兵馬已盡出關外
分布松錦右屯等處差來科道即於關上坐定按鎮

按協按營俱從關外喚入軍丁逐名點驗馬驢逐匹逐頭過驗如與冊籍不對卽係頂替如有短少不到果係眞病不如連人撥驗果係公差必有報知名數差往何處預先在官若臨時開註名色卽屬虛冒卽以軍法從事果係通同卽照原具甘結並坐如此則兵馬有自見之本色將領無虛蒙之惡名自信信人計無出此伏乞皇上勅下兵部如臣言不謬特遣科道兼程至關嚴爲查覈使貪汚者卽時正法與衆共棄其廉介自持者不致因人負謗日無顏於軍吏之

上也臣愚幸甚疆埸幸甚

陳治體疏 代

爲因事感時陳治體以杜亂萌事竊惟論治者貴識體體也者尙簡不尙煩煩則褻而生擾治明不治幽幽則隱而售奸臣新忝諫垣叨巡視皇城之役見聲冤者之接踵也聲徹仗下狀出懷中是何體哉我太祖之神聖豈不欲使萬方情狀盡入耳目而律禁越訴誠以治天下只論其大者大體不褻民志自定雖有一二事之失平不害爲治大體旣失而民易其上

雖有一二事之得平無救於亂故體也者寧直儲神以圖大實爲章分以鎮嚣願皇上重持之也然而此風初未經有忽起於近日豈無自哉小人善意彼見皇上時憑單詞以格通國之議而測皇上之所喜也喜則信許爲直又見皇上偶主先入以爲一成之案而測皇上之所護也護則有錯不認遂爭以投機之語求據上游而豈知皇上之原無成心哉天下者皇上之天下也是非者天下之是非也皇上原無成心而時有其迹被糾者身名各當自愛共謂無可晋之

理而每藉溫旨以弛裴拜疏者可否必有所歸自謂無不下之理而閒置苦口於高閣使非墻有所據何至堅有所持至於道路傳聞或進密疏人心疑忖能遽釋乎大要英明之主厭雷同而伸獨是然獨是不從人之多寡論而從世之清濁論公道混淆之世小人滿朝而有孤行一意者此獨是也魏崔之日是也公道大明之世君子滿朝而有自行一路者此非獨是乃獨非也今日是也論是於今日政不在獨則聽言於今日將焉用密況密之爲言自何途以進哉宋

儒眞德秀以進賢退不肖責宰執臺諫而歸本於人
主大公至正之心夫身爲共主豈甘明入偏私顯拂
輿情概繇密寄耳目人主耳目必有所寄所寄者顯
是爲治明明則宰執可信臺諫可信卽閒有敗羣必
遭衆棄而進賢去佞無拔山轉石之難所寄者密是
爲治幽幽則宰執不可信臺諫不可信惟近習可信
卽閒有小忠必售大欺而神靈威武供煬竈借叢之
用臣不服稽遠代只取喩近年盜竊國命之魏璫非
以東廠用事耶朝廷宰執臺諫孰非心膂股肱何於

奏牘之外別有日開之事件哉卽設廠初意亦察閭
閻之動靜非關廷臣之品題無柰奸人巧設機彀以
用廠臣而其禍遂不可救聖明在御萬不至此而事
旣失體必至售奸願皇上愼防之也夫越訴律所亟
禁也而今聲寃何以異審訪尤律所重誅也而今密
奏何以異二者總傷治體而治幽之禍不止滋煩或
謂道路卽有傳聞微茫無可質對訟言於廷且被妄
言之名然天下事固有情可得於傳聞而狀不可明
指人臣處此與其避忌不發貽養奸之禍於天下不

若先爲黙破任妄言之禍於一身何也造端於密者喜暗而畏明一經黙破心不無驚謀不無阻則一人被妄言之罪而使朝廷銷暗竊之奸固甘之若飴也臣義激憂切言無避忌伏乞皇上勿好小察務持大體永塞告密之門以杜暗竊之漸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太倉釐弊疏代

爲太倉釐弊法當尋根懇乞聖明立止報羨以便兌支事臣頃在庫言處謂收放之法莫善於兌支非獨

謂即收爲放簡易直截也錢糧一經出入便有難白之心跡惟免支則不求白而自白然從前筦鑰固多賢豪豈其智不出此特礙於報羨耳報羨起於近年即滿差不過二萬而就事論理羨何自出哉入不重出不輕能有羨乎既使報羨是明使重入而輕出也據其初意豈不謂入即略重解官那敢稱多出即略輕委官那敢嫌少積少成多於國亦有利焉然出入之際惟一無輕重則已既有輕重何所限制且報羨是死數積羨是活法法而活用賢者之所嘔心以冀

少裨於國不肖之所借手以圖厚利於己者也不獨
箞庫者之借爲利也利之所在衆目所射誰肯讓其
獨肥餽遺犒賞陋規種種誰非爲太倉有羨哉箞庫
者亦何樂身受不潔之名而供衆人瓜分之實忍氣
耐心孰非爲太倉積羨哉而積羨起於報羨則羨之
一言貪夫之所借手即陋規之所託根也今人誰不
知陋規之爲陋哉以箞庫一人之陋而起衆人之陋
然其實以朝廷索羨之陋而起箞庫之陋明言入不
重而實重明言出不輕而實輕心口相抵面目强施

以此爲國家積羡已非公平正大之體以此爲猫鼠借眠遂成極重不返之勢朝廷所得能有幾何而使到庫之金爲在原之兎哉故太倉陋規爲有志者之所羞而太倉報羡爲有志者之所苦報羡之令不更則兊支無可行之理爲國者旣使人有不公之出入而望其有易白之心跡勢必不能筦庫者旣有不易白之心跡而望其有不隨俗之作用勢又不能監督臣馮世熙受事方新飲氷自喜欲舉從前陋習一舉掃除以副皇上振刷至意而報羡不止則出入終不

淸楚何繇使兩袖淸風消耽耽者之責望哉便私者每起因公利國者最忌見小懇乞聖明察弊有根因利有大小勅令計臣罷除報羨則太倉從此一淸所得寧止二萬也國計幸甚庫規幸甚

比例乞優卹疏代潘兆褧

爲恭逢聖主當陽臣父忠魂未慰謹比例披陳以祈聖鑒以彰公道事竊惟人臣仗節死義固本性生國家彰往詔來全操激勸至軒輊隆殺之際尤斟酌鼓舞之資臣父開原道僉事潘宗顏戰歿於陣卹廕及

臣自愧愚柔無能補先臣未了之事以酬國恩夫復
何言而有不能已於一鳴者臣父之忠義若未盡明
於天下也追惟往事四路出師各有監軍而實以身
監馬林軍者獨臣父也李如柏一路大將監軍俱未
見敵劉綎杜松兩路監軍未行大將死之馬林一路
則望風而逃者大將陷陣而死者監軍也馬林當日
臨陣之逃豈可以後日開原失守之死同冒死事之
名即劉杜之死誠烈烈男子然起家戰陣成師以出
原無生還之望監軍文臣耳衝鋒陷陣非其責也況

大將既奔全軍盡潰進明知其無濟退猶足以圖存而臣父竟死之則其義概視劉杜爲尤烈即河西師潰劉渠死之亦可鴈行劉杜羞稱馬林而皆不足以加臣父此公論也自有遼事監軍戰歿止有臣父一人遼陽再陷而後有張銓之死高邦佐何廷魁之死三臣貞心正氣咸足以壯國威然坐守孤城從容引義非有血可濺無屍可裹之慘則臣父義概視張銓等爲尤烈亦公論也夫同一死事城陷而死與陣陷而死似當有分即同一陷陣而文臣陷陣與武臣陷

陣又當有分今張銓之子道濬與劉渠之子應捷俱
廕錦衣衛指揮而臣止廕一百戸臣不足言有辱臣
父死事同而卹廕異使臣終不得與張道濬劉應捷
同一廕階是明抑臣父於張銓之下謂戰陣爲不必
臨明抑臣父於劉渠之下謂文臣爲不必死也何以
勸忠義乎恭逢聖明御極隱奸必除幽忠必闡臣父
以最明白最慘烈之事而位置於若明若未明之間
實臣之不肖無能闡發致國典之過佚不可以爲人
子又何以爲人臣懇乞皇上敕下該部從公酌議比

照張道濬劉應捷例以示優異尉忠魂於既往激臣節於將來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舉邊才疏代具未上

爲邊報方急廟算宜周懇乞聖明急用已有明效之邊才以襄兵政事竊惟遼疆未復薊警更迫臣謬典兵戎冀可分君父之憂敢愛頂踵惟是兵事原未易言號伯求助急需同志之人問途已經見有補天之手臣知而不言是謂蔽賢且當邊患剝膚之時見有眞正安邊之人而不得其用是謂負國其人爲誰則

原任閣臣孫承宗是也何以知其爲安邊之人於其
任遼事知之葢遼當振武潰經撫逃廣寧陷寧前焚
而遼亡矣煢煢一山海關爲限人心震揺一日數驚
爭思南徙誰敢東向王在晉於八里鋪築長城承宗
以閣臣閱關罷八里鋪之工而爲恢復寧前之計君
父爲重情面爲輕易王在晉而以身代之其慷慨擔
當忠於爲國若此督師四載集遼民築城堡敎火器
練車營身先將士與同甘苦感發忠義人人用命恢
復寧前錦右四百餘里其勞績如此承宗未至關時

有在十三山殺人者有在八里鋪駐牧者承宗到關後河東河西皆奉約束唯謹其威望如此卽其去任未幾寧錦戰守猶足以壯我軍之威而城是誰所築火器誰所教將吏誰所用卯其遺功又如此且承宗未到前王在晉請築八里鋪重城之費百萬王象乾請款費百二十萬承宗至而請罷重城省九十七萬再請款費必不可多王象乾爲縮至三十餘萬其省費如此而成功又如此有才如此爲魏忠賢所忌大用未竟政天啚以佐皇上之中興㑹生才實難籌邊

未易當此之時豈承宗穩卧時耶任事之人不易得談兵之口難盡信其有明效大驗不待揣摩者莫如承宗皇上試召見其人倘有當聖心使出其已效之方展其未竟之用或入而贊廟謨或出而籌邊計臣得資其籌策以佐勛勦虎略自爾奮揚狠煙無不淨掃矣

辯鄒侍御疏

爲人臣者國之艱難未濟而嘵嘵角口者固屬不忠事之本末未明而汶汶受辱者亦爲不義浙江募兵

御史鄒復宣因臣覆浙撫疏有已募者量帶未募者
盡停之語謂臣改募兵爲押兵失專遣意損西臺體
也攻臣詈臣犬豕視臣臺臣之氣勝矣然安所得無
氣之人乾此面唾乎夫事之本末誰不明焉臣部覆
浙撫疏俱在願與天下共評之曾有一語與臺臣爲
難否浙撫募兵一萬已發而陳求免再調之議其疏
至而臺臣之行久矣臣既與撫臣同抱地方之憂免
調非難祇爲臺臣已作招募之使完局未易未募其
難在聚既募其難在散使必於取盈而强浙人以太

苦固非所以爲國家也使定於一路而貽臺臣以兩
難亦非所以爲國家也故已募與未募兩設其端使
臺臣進與退皆爲有據爲浙人爲臺臣皆從爲國起
見不意以是見罪也臺臣自繪其募事經緯曲折可
稱始終條理臺臣旣唾手而得熊羆之士臣部且藉
手以振撻伐之威此自是英雄作用固無人敢與臺
臣分功又何必詈臣使之任罪乎居己於功而居人
於罪肆口詬詈無不如意臺省氣習賢者難免然人
各有志孰不如我國事至今日當各辦一副眞實心

腸先爲國家後爲自己爲國家則參伍原無成心爲自己則手執祇憑盛氣臺臣此行爲國耶爲己耶臺臣此疏何心耶何氣耶果出爲國募兵可押兵亦可量帶可盡停亦可何損於西臺之體而惡聲相加也臺臣責臣前不顧後臺臣而亦言及此乎此社稷之福也自有遼難以來人之用舍事之作止前後不相照顧者實多矣然誰實爲之而至此極即招募一事孰倡議孰請行忽欲行忽欲止行而復止止而復行轉換更變全無定說使臣部聽其抽牽而受傀儡之

苦臺臣政提傀儡者耳，今以自擬其誰信之雖然臣部實有罪焉招募之不可遣臺省人人知之臣部明知而明不能自持各省撫臣請自任招募不勞特遣者言有婉直意俱可見臣部寧違撫臣而不敢忤臺臣枉費調停還遭詬詈已實自取於人何尤臣受事也晚從半途措手且以覆浙撫一疏爲臺臣所深恨犬之豖之斥其無益樞政示以必不可容之意臣知罪矣使臣於臺省請行時而即在事則臣之得罪已久然如川省之變或不遽作天下事是非禍福固未

易一一爲人言也今國家何等時而以無益之人處樞政臣竇不才願避賢路待臺臣公推有益樞政者付以國事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采集廷議敬効折衷疏

自河西奔潰所恃爲神京藩籬者秖有山海一關廷臣共切剝膚之憂各効必然之畫奉旨下部者中間不無畧參斟酌而次第則已盡見施行試提衡而論當今急務不越數端莫急於守山海楊維新甄淑徐燾卿熊德陽楊新期江日彩游汝禎共言之而郭尙

賓蕭基姚應嘉錢士貴謂前屯不可棄張鼐熊德陽
王遠宜楊世賞謂西事仍當結近得樞督二臣之議
則渝關已把守前屯已屯駐而西事據摩已有頭緒
且新經臣指日到關一切防禦遂有專責必能圖上
方略以寬東顧憂也繇山海迤西莫急於防薊門十
二路險卩蕭近高余懋衡楊新期姚應嘉王命璿張
汝懋畢佐周董羽宸徐鑾卿潘汝禎共言之此地原
有戚繼光遺規修而復之關上既有經臣專任督臣
自宜還鎮料理甄淑又請選精力道臣輔之是在吏

部矣繇外而內莫急於守京城勳臣之分守也重城之增高也分梁派守環城建堡且掘品坑而伏火器也修城東馬房汰補額軍擇將訓練也蔡思充侯震暘林一柱徐景濂王命璿徐憲卿楊世賞之議俱已酌行而保甲詰奸則蕭近高周朝瑞董應舉徐景濂王命璿徐大化徐憲卿陳運叢之議已責成巡城御史申飭坊官矣但聞點查保甲公差如鱗需索之害使錢如水夫此法原是緝奸人非禁本家人不出門常川候查也今宜講明立法本旨盡洗需索只嚴一

家藏奸兩鄰皆斬之法各家勢必自查頃刻可以遍
都城奸何所容哉至於京師所恃原在營軍任將分
練增選鋒習技藝加軍士之糧重總協之權如陳運
叢蔡思充周朝瑞趙時用甄淑徐憲卿諸議分練加
糧已行餘方再措惟所謂盡搬武官家眷入城恐難
爲養贍盡移營兵入城任民居僧房官給房價恐軍
民雜處人心不安不如以給房價之費增造營房爲
便也陳運叢蕭基議練班軍蔡思充楊世賞議選練
衛所餘丁王命璿徐大化議練戰車熊德陽議料理

軍器董應舉侯震暘楊世賞議造火器築銃臺事係
臣部者已擇人而任之其係工部者已移文料理若
夫薦舉材勇黃克纘郭尚賢徐景濂周朝瑞蔡思充
陳運叢張汝懋畢佐周楊維新甄淑侯恂崔呈秀蕭
基周宗建楊世賞張榜各有其人除文官聽吏部覆
行外武臣如蕭如薰白兆慶王世欽已令練京營薛
濂萬邦孚杜應魁已令招新兵張懋忠已令練班軍
薛來運紀元憲李懷信馬世龍張士顯已經擢用其
餘多人尚容耳而目之苟足爲朝廷佐一臂力豈靳

此半通綸也而招兵一事言者非一已經覆行但不
可溢三萬之數諸兵塡滿城市事屬未便明旨原令
在城外該將卽宜遵旨出城一以便訓練一以靖輦
轂耳若訓練鄉兵之議甄淑蕭近高陳九疇梁之棟
林熙春翟守典其說大同而京東州縣向爲畿輔今
爲衝邊宜令各州縣撫循百姓操練鄉兵使接壤錯
繡皆成金湯而其肯綮在蠲免租稅以固民心選擇
令守以負文武才者爲之專意保障盡絕迎送餽遺
之常規破格超遷不拘三年五年之舊例則吏卽是

將民卽是兵處處有兵城城有將皇上豈愛此區區租稅而不爲京師厚藩籬山海壯聲援耶選擇有司吏部之事亦必心避董羽宸之議而列布才賢矣此莫非諸臣之建白也臣或繹其指而虛爲折衷或師其意而略爲潤色期於濟國家之急而已閒有未卽覆行者非事徼介於然疑則機猶宜於等待議者設身以處必不過爲任者難也臣嘗謂今日救時對症有二語議臣不難任臣文臣不難武臣天下太平矣臣初受事會以任將一言入告皇上而任事之難尤

願議者共體之且兵忌宣洩部衙樞密公車之牘當事者未及到手而報房抄傳已遍中外情外輸而討內泄此大忌也願與諸臣約凡爲東事一切緊要機宜直書其事緘送兵部聽其酌行全不抄傳以防洩漏事後功成自當詳列某功之成係某人之議斷不終泯建白之實也

請謚揭

爲勁直孤忠幽光未闡懇賜公評以彰大典以維世風事職祖久徵繇萬歷庚辰科進士初任河南息縣

知縣丁內艱服闋補山西襄垣縣知縣聘爲本省同
考試官秩滿擢陝西道監察御史丁外艱服闋補江
西道巡按蘇松等處差滿回掌道事以直言忤神宗
皇帝意謫澤州判家食十二年卒熹宗皇帝登極追
旌諫謫諸臣奉詔贈光祿寺少卿其直節在朝廷政
譽在去思懿行在鄉評且生蒙神祖優容沒蒙熹宗
褒贈職何敢一字自諛其先別有希冀惟易名大典
聖政方新而前徽闇沒弗徼鴻恩職所爲撫心靡寧
也伏念職祖儀質端凝風性峻潔平生言笑不苟自

爲諸生隱然有公輔之器令息僅六月時値均田之
令部使者屬各署三壤職祖憐息山之瘠盡以下報
部使者批駁至四五至面加誚讓職祖歎曰是紓民
乃蹙民乎持初議益堅以得無加賦然不敢枉要民
譽息田故額二萬八千頃以履畝占隱畢出溢四千
餘頃則盡以見賦通攤之而田乃大均其令襄垣値
荒旱凡賑貸煑粥皆躬爲親督不以委胥吏祁寒作
皮袴衣之民皆爲感泣襄故瘠又連歲祲民多流徙
令不時報則以逋賦責存者職祖爲按籍除懸額七

百戸吏白損戸爲令殿職祖曰入以僞增我以實減
何不可居民蘇而流亡爲之復業至以惠利便民爲
績以平賦息訟爲本務及加意於興學廣教則兩邑
之政如一而拔息士則首黃瓛方杰等拔襄士則首
王侍御洪基王穉勲雲龍等分校省士則首蒲州大
學士韓公等士論雅以人倫藻鑑歸之息人以均田
蠲賦諸惠政爲樹碑頌其事而襄垣人爲立祠尸祝
皆去後不及知即知亦不能諭止之者初入臺班首
言民生凋敝繇守令不職而吏治無所風厲則以撫

按舉案失實俾藩臬之不類得參其閒請申飭吏部以釐其弊會歲旱詔百官修省上言省聖躬禁酷吏恤民隱三事上嘉納之時朝鮮創倭有經略使被劾還籍駐都城外以倭圖倭器進者職祖疏斥其邀倖覬望宜投四裔以禦魑魅乃倉皇去尋奉命按蘇松等郡條議息刁訟以安民生慎讞獄以重民命禁火化以厚民俗凡十六事下諸屬督行之而躬以廉重自持去奢泰杜請謁三吳華靡之習幾爲之變又疏言吳地瀕江海太倉有兵使海上可無虞而劇盜出

沒鹽徒充斥沿江重地宜莫如江陰請以督糧水利一道駐蘇者移劄江陰有旨報可今著爲令諸所爲地方深計類是以至霪雨災則有賜寬恤以培國本疏訊追餉鈌則有念重地恤民艱消隱患疏地震則有目擊民艱乞止逋負疏祀價鈌少則有挪借錢糧不忍加派疏前後凡數十上皆軍國民生大計方是時上以司馬曹軍政事移怒南北臺省斥五十餘人馬侍御經綸以爲言鐫職爲民聖怒方不可測仍嚴諭以閉來者職祖適還朝謂是不言無可言者乃上

疏申救大略謂考察不當斥及兵科足矣并各科斥之又并各掌道御史斥之何爲者也謂其不言則多敢言者謂其目擊時事不言又多奉差在外者皇上以不言者爲罪之名而以言者爲罪之實是名以不言之罪罪今日而實以言之罪罪往日耳何以服諸臣之心而服天下後世臣如不言寧獨有愧言者其愧去者亦遠矣激切凡數百言上益怒譴判澤州此職祖歷官之大略也若夫清白自矢爲邑令常祿外纖毫歸公督按吳得代餘公費千五百金移各屬抵

領賦既歸里橐裝蕭然杜門謝客理先疇自給教子
弟讀書絕不及公府事則至性自甘非力爲修飾者
諸上官疏薦無慮十數銓部以召還請不得則請量
移最後有榮澤之擢而職祖病已劇矣彌留語諸子
曰官下牖下生死皆主恩迄逝精爽不少亂蓋生平
定力頗自了徹以至家行修備孝友天成拜綸命以
不逮母氏爲憾語及輒涕泗不自勝事先封公盡志
物之養喪葬誠信歲時哀慕不衰室無旁媵門無狎
友居恆言吾所爲不必人知亦不必求人知然而人

自無不知者熹皇初總憲鄒公南皋建議太宰張公誠字覆疏得贈今官雖其用不盡究而蓋棺論定益可以知職祖矣今謚典集議職何敢私避以遏先德謹陳崖略恭候大君子公評維風厲俗惟台衡力賜主持篤緇衣之惠而錫華衮之榮職世世皆戴明德矣

鹿忠節公集卷四目錄

鹿忠節公集卷四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覆游侍御疏

爲照登萊望兵急矣自御史游士任劇談江淮之士請自充招募之使臣部馳心以擬奮臂之呼極目以盼揚帆之報非一日矣而今報前發七千續發一千且預言明春駕船之三千通前計後已踰萬人旗旐翩翩風聲赫赫此固台臣半年來畢力拮据之所得衆豈比於烏合威可奮於鷹揚台臣不辱此行矣至

於領兵諸將量加官銜自是鼓舞之常典國家所最
急者求眞材臣子所當勉者做實事今果有奇材劒
客不盜虛聲方效推轂豈蹈刓印耶勲衛顧大猷量
加參將管副總兵事布衣張國棟隱士楊剛中量授
都司監生汪崇孝應授參謀與前孟叔孔張恩任胡
維寧等先授虛銜俟有勲勞再議陞賞盡人向氣類
中求臣部不敢不以信台臣者信諸將士爲知己者
死諸將必不以負名爵者負台臣願台臣亟爲遣發
嚴爲申飭務令經行途次不犯秋毫早抵登萊奏功

犄角則台臣今日薦士之封章臣部且據爲台臣他日敘功之底案也

覆張景珍楊九經情罪

爲照湖兵與毛兵俱捧千里援遼之檄本同功一體之人乃杯酒起釁白刃相加城市遂爲戰場人民幾成沸鼎幸撫臣捷於應變亟正法以定羣心也向使田景坤之首不與康登庸並懸則飲恨之毛兵豈肯與湖兵罷手哉張景珍楊九經之爲領兵官同其不能戢兵之變亦同然湖兵起禍在毛兵先解散在毛

兵後且懲縱異情死傷殊狀孰曲孰直已了然於撫臣之數語況廣寧望兵如饑如渴而湖兵且逗遛踰旬尋仇起釁卽欲借言飾罪安能自晝欺人則楊九經者宜薄罰以志過而張景珍當重究以示懲者也蓋戢亂以兵馭兵以法兵而無法先自亂也及今而欲振久弛之法化私鬬爲公戰安得於張景珍而輕貸之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施行

覆袁應兆情罪

爲照將爲三軍司命苟素得士心未有無故而發難

同室而操戈者玉田有浙兵之變新兵倡亂舊兵與敵袁應兆梟斬細打若而人整隊前行衆不敢譁詎不稱定亂哉然合視聽之公以核情事之實兵何以有新舊之參商將何以有玉田之逗遛新兵何以有環門之索詐則科尅營免兩情俱露始而召募新兵以補逃兵繼而央求舊兵以制新兵終而大殺新兵以脫己過則貪狠乳虎公論莫逃此而不處則生亂者反邀定亂之名作俑者又爲濫觴之漸宜俟到遼日降級從戎報効仍行經撫查核過此以往如再無

濡滯再無逃亡猶可從末減不則併治前罪立斬於軍前耳蓋天下事原有根故遇鼓譟之兵不必問兵只當問將國自有法故待生亂之將只當議嚴不當議寬此救時之急務當爲天下堅持之矣

覆文應魁滕國相去留

爲照文滕二帥科臣糾參爲其老也今據督撫回咨亦不不能爲二帥諱其老也而其繪二帥之才則略異焉文應魁精力稱有餘矣才智稱邁衆矣處鼓譟之軍首惡正法人心帖然奉徵調之文買馬𨈆千發兵

近萬三路保留象口一詞豈可於邊事告急之時爲臨敵易將之事乎允宜留任以慰輿情而非所論於滕國相也國相之可稱述者獨有繇傳宜以得鎮守耳不聞有殊尤之勳膾炙人口又不見有矍鑠之狀振動聳容卽咨文似當留任之議亦屬僅可未盡之辭然使保鎮而猶爲數年前之保鎮則腹裏優游儘可娛老今何時哉干戈未息烽燧相望方擬於漁陽上谷之間碁布名將以壯虎豹之威聯犂然之勢柰何令龍鍾之人建旗鼓也及今革任已爲晚矣總之

二帥所莅俱稱重地或留或革皆據督撫肖物之咨文以爲二人因材之培覆時事急矣爲地用人原非爲人尋地也既經具咨前來相應覆疏上請合候命下施行

覆京營疏

爲照國家根本至計京營爲重而京營之壞極矣軍馬其名而不軍馬其實何異觚之不觚但聞官陞而不見官到誰爲援止而止協臣李宗廷痛心言之此國家何等時而不亟爲變計哉既滿盤托出須兜底

倣夫拿定祖制奉爲鐵案舉相沿情面一總掀翻布告中外敢妄差一軍妄遣一馬索者與應者同罪妄留一官留者與被留同罪使悠悠世眼不以往常責遞運所責館驛責會同館者責京營而京營始復爲營又使赳赳武夫不以往常視王官者視營官而京營始復有官矣至議將新募三千守城之兵改撥京營而以京營懸旗願出征者遴調三千聽副將薛來運訓練俟大兵東行加糧出關既不强守城者以出征當無難色復鼓願出者以加糧自有奮心且因有

可入京營之新募而漸開可以出征之京營耳目不驚心志默易有裨於更絃之治不小矣

覆山西撫臣募兵疏

爲照招兵事臺省請行各因剝膚之憂同急纓冠之誼然科臣周士樸曾謂會同撫按不若責成撫按義可參覩而今山西撫臣遂明言撫按能了此事不勞臺省之晝錦矣蓋安家優厚原無不樂赴之情招募隨方不過一將吏之任既有撫按總挈其綱廷臣特遣不妨且止蓋以天下事原有天下人做而地方事

原在地方官管卽各省之情形或難律齊而山西之
特遣只得報罷至所議抽派餘丁言屬有徵機復中
竅撥邊抽蕃衍之籍則精壯易得戎籍備行閒之用
則分義莫逃數萬勁兵咄嗟可致也繇前論則招募
責成撫按而科道之特遣可省繇後論則軍丁抽選
舍餘併招募之頭緒亦省政體兵機誠非小補合候
命下以便施行

覆捕營疏

國家設捕營原爲緝奸防盜以靖輦轂而今竟爲各

衙門之占與差所壞也顧名思義各衙門長班皂隸水夫菜戶豈捕營本等之軍名各衙門大馬豈捕營本等之馬名或良鄉或山陵豈捕營本等之汛地爲藍旗爲吹手豈捕營本等之什伍至於非該管衙門而徑以票取且不止於自用而兼以送人區區捕營人人得而用之倘得有軍馬之實數以作干掫之實事哉此在平時且不可況當有事之秋巡緝缺人緩急誰備每一念至五體俱寒及今而何敢不爲宗社計綢繆至今而何敢復爲相知作情面特相沿日久

有難拔之根株攫取人多有易騰之妻非一向提督諸臣久諱言之而郭欽乃明白道破直請禁革也夫未明言而漫爲因仍猶望振刷有日既明言儻復爲寢閣將憂釐正無期今欲一舉而釐正之必奉渙汗之音而申以畫一之法淸查捕營原額其各占者盡數掣回而送迎諸差一概禁止刊榜曉諭有敢再占再差者卽一軍一馬以違旨治罪取者與者同之朝廷有必行之法則捕營初制可頓復矣至於把總最稱勞苦養廉旣薄勞積宜優城內一年城外二年如

經錄薦卽與陞擢則功名可期於目前意氣不隳於弩末鼓舞機括莫善於此總之還營伍原有之故物非事更張鼓材官効用之新硎無難破格國事至今能再堪幾番狥情幾番避怨幾番冷任事者之心捕營之可爲不可爲決於此舉而京營而邊鎮亦視此爲進止矣

覆胡撫院疏

爲照車戰制勝原是古法而用於今日更合時宜三軍之脚根非此不牢羣馬之衝突非此莫禦及今用

之外恃遮蔽以壯心膽則射打易於命中中藏步騎
以乘便利則戰守無不有餘撫臣胡思伸旣爲其所
發援遼兵五千名請戰車二百兩爲三軍大家之介
冑復請盔甲三百副爲各軍隨身之介冑宜行工部
如數給發至於指揮倪國柱自身不難受命方誇國
士之無雙一門共願從征更詫英雄之有種莫非王
事自甘賢勞忠義膽從家風銘鑄父子兵向遼海蜚
鳴即論功行賞不妨俟之日後而旌義勸忠急宜優
之目前蓋紀錄仍是虛聲賞賚乃爲實事激勸天下

機括全在於此合俟命下以便施行

覆蘇其民加級疏

江鎮之捷膾炙人口誰不知孤懸之地難守直謂累敗之餘士氣不振誰敢越三岔河一步者茲有人焉直探虎穴縛其所最親信之人以歸三軍始有生機故足奇也押解佟養眞等到京之日屬目者無不色飛快心者無不手額養眞等既正刑章押解者宜加賞賚查蘇其民始從山右杖策以援遼左復因遼瀋繼陷從河西閒道以入山東撫臣六月二十四日之

遣行固倚毛文龍為右臂文龍二百二十八人之共事
又以蘇其民為白眉懸軍深入何異涉龍淵而取領
珠鼓棹凱還眞是乘長風以破巨浪毛文龍已陞副
總兵行且予以鵲印蘇其民雖陞守備猶然未稱虎
頭擬於守備之上再加三級臣子許國之身原以千
日之養為一朝之用國家報功之典自以破格之賞
待拚命之人賞罰有章風勸自速則敵愾之心愈鼓
矣

覆追錄戚繼光疏

爲照忠義固在人心而激勸係於主術如報功之典
未明則報國之忠不奮先臣威繼光爲大帥勳名無
兩而報之者未稱此輔臣之所以因時有感而以追
錄舊勞爲請也夫劉江望海堝以三千之捷分茅五
等近時邊臣以斬首至百世襲錦衣繼光二萬首功
百年金湯僅僅千戶百戶之廕且投荒以死久斬易
名迄今子孫牢落空悲汗馬之遺裔門戶蕭條誰念
若敖之餒鬼不及今一爲追錄幾何不令立功者心
冷哉自兵連三載夾河爲軍未復侵疆一步川難乘

之守令棄城勢如魚爛求一人如繼光者以分主憂而安天下未知報恩竟是何人然死繼光不酬生繼光不出也輔臣有見於此乞爲追錄夫錄已往之功臣所以厲將來之戰士補先朝之鉠典所以立見在之明條今擬廕繼光之裔錦衣衞指揮使俾世其官幷與以謚而勲名相亞之俞大猷會同時而戮力宜一體以易名使人謂爲國家出力之臣即當時賞未酬功後且追恩而重敘之熱血不成枉灑也則凡有血氣孰不涕泣感奮以求一當哉蓋勲敘於易世之

後則趣味之含更長賞加於無望之時則機鋒之觸更捷市駿骨式怒蛙氣機感召理固如此誰謂平遼定蜀不自此激勸始耶

覆延鎮撫臣疏

爲照套兵深入延鎮且爲戰場據撫臣之題報西事豈減於東事哉全陜兵力以累調而單虛當此之時應援略遲勢必棄延安以搖全陜第撫臣所請催隣近山西兵馬又恐各鎮各有情形輕調未爲穩著且隣鎮卽近而本鎮尤爲近之近臣部前調陜西赴遼

之兵尚有三千五百未發卽留爲應援之用而科臣
郭允厚招募之五千併擬調杜宏域之二千總以佐
今日之急計兵一萬有奇取之見在儘可壯纓冠之
氣色而餉則戸部已發十萬矣仍通算前欠再爲湊
發務使軍興不乏危疆得保也而臣又謂今日西陲
之事救應則兵與餉誠並急而戰守則將與吏當並
重據撫臣所稱延安王知府總督各官兵射中名數
及各山頭遶走住劄等情則延安之無恙誰之力也
撫臣以督率民兵鄉夫固守城池堅壁淸野爲各府

州縣申飭深爲有見今與諸將吏約將而能解圍者受上賞吏而能守城者亦如之覈功罪而賞罰之是在撫臣耳故因而併及之

覆募兵分發疏

爲照御史鄒復宣所募之兵既已分發在途應知經行無擾所稱沿途查點付之襄陽夏陽夏果堪佐一臂之任國家何惜半通之綸至於不斬不齊從來軍中之常理有不如律自聽監行者以軍法從事臺臣卽不請朝廷且寻之矣而車輛棚廠之在沿途者既

有先期之戒誰冒臨事之誅乎惟所稱分發薊鎮則有不可不及今說明者蓋御史募兵原爲援遼卽尙書王象乾有薊門操練之題亦以爲廣寧後勁而設非爲薊鎮壯軍容也今三千之衆暫付薊鎮如法操演無不可特操演主意將以應廣寧苟羽書之西飛卽旌旗之東指勿認暫付爲永屯之所至調發而有後言也此於尙書王象乾原題之指方符而御史開闢任事之初意庶不淫乎

覆優恤死事道將疏

爲照廣寧失守大小文武將吏相率奔逃回首河西幾無一人義士矣獨有副將羅一貴守西平以藥盡而自刎監軍高邦佐至松山誼不入關竟投繯而自縊慷慨從容兩稱足色據方震孺之所奏合諸高世彥之揭所稱西平致命自謂好漢松山遺筆自謂得正卽千秋史筆能外兩臣之自題哉夫一貴之頸血可濺也而其志不可奪邦佐之烈骨可焚也而其義不可滅河西數百里元氣幾絕獨賴有二臣以存一綫爾國家褒忠之典不以優是人而誰爲優焉祭贈

諡廕自有應得之例而臣於高邦佐遺書以未封其
親爲憾不覺淚盈睫而刃刺心也夫循資歷俸以徼
恩命碌碌無奇者皆唾手得之獨殞命疆埸之吏不
得霑一命以榮其親此事之極不平而情之當共體
者則邦佐一貴除從優贈廕外俱當就所贈之官封
其父母以慰死者不瞑之目蓋忠孝原是一理因其
忠以遂其孝復藉遂忠臣之孝者以勸爲子之臣所
係非泛泛也不直此也邦佐爲臣死忠高勇又爲僕
死義無論其主卽僕亦難一時西逃將吏敢當監軍

之僕一面者誰哉均宜優恤以示風勸

覆招募邊兵疏

爲照東方戰守總需兵將凡言招兵言用將原以引手於同舟豈其因噎而廢食如萬邦孚招募邊兵之議豈不勝募兵都城者百倍哉然臺臣論事者也臣部則做事者也事到下手只得熟思而審處之一有疑焉必從長討議不得致悔噬臍而欲卸過於起初建議之人夫邊兵誠可招也卽以邊將招之何不能辦而必煩特遣金吾之使金吾誠賢何事事擅長卽

招兵一節亦能跨歷各邊之將且未言招募先算錢糧邊兵之招就糧於邊乎挈糧而往乎就外餉是必外司餉者肯爲我任之然後可挈內餉是必內司餉者肯爲我任之然後可兩處有一肯任臣部且代爲金吾趣風以拜檀施自謂周旋金吾之意不在臺臣後也大要臣部止知爲國家當做之事而尋人使做不敢爲情面欲用之人而尋事使做事之當做與否可從情理預推人之當用與否必經耳目始定邇來公車之牘所目爲韓白若曠世不一見者固司馬門

之旣聞且見而日應接不暇者也國家需將急矣臣又創陳重將之說期以振武夫之氣爲國家出力乃遇眞能出力之人而偏不肯用臣卽至愚亦不出此

覆旌仗義死節之臣疏

爲照奢兵發難之初長吏棄城者比比而有闔門死義之張振德也出死力以折衝鼓衰矢竭率家屬以投火氣定神閒臣死於國妻死於夫子女死於父僕死於主而總之爲國事死也烈哉俠骨剛腸俱堪千載異哉忠臣義士竟萃一門凡有人心者孰不言之

而涕集思之而神往也夫爲臣死忠誰不知之邇來
逋臣逃吏自以全軀命之念頭而求容於無法紀之
世界遂至爲臣者全無死地服官者走爲上策而國
將何賴焉致身原是臣節而臣節即爲國脈報忠原
是國典而國典即爲人心畀烈如振德是豈可爲薄
報耶振德之建祠易名自有恒典其子張紀天假應
試以存忠臣之一綫國家得就其眞骨血而予之世
階其妻媳子女與何廷魁之義妾亚旌其僕嚴英顧
美等與高邦佐之義僕同恤蓋東西兩地借忠臣以

泄偷生之類而恤廕從優借天語以招報主之魂此今日急務行不待旦者也

覆盧教諭授監軍疏

爲照扶危戡亂須非常之人倡勇勸忠在破格之賞重慶變作攝篆順者棄印走矣教諭盧安世責非同於守土期又逼於公車使其飄然北上旣無金革之危兼有清華之望誰能厚尤之者而安世之用心竟加人數倍也寧悞筆戰不悞血戰寧舍宮袍不舍戰袍其護印似抱璧之相如叱咤賊黨其請兵似泣庭

之申胥還定城池士民以爲重見天日共效尸祝者而僅僅轉縣優之耶抑難之耶夫𦂳學轉縣此孝廉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殺賊如安世復城如安世而從此例是安世以殺賊復城者自絕其青雲路而我於殺賊復城之勞臣待以不及格也功高而薄爲酬則冷豪傑之心才大而小爲用又縶騏驥之足見今川忠未靖用才正急破格鼓舞大開功名之門宜如鄉紳所請授以監軍之任畀以專勑假以便宜使本官得展其所長而人心競勉於報國其於疆事非

小補矣

覆畿南增兵疏

自河西既陷則今日之畿南其關係京師豈前日可比作山海之後勁通南北之咽喉安得不宿重兵安得又惜重費誠如學臣左光斗所言兵不滿千馬不滿百即增兵五萬亦不爲多添兵之數倣山東請帑之數倣貴州誰謂神京逼近之門戶不得比例於千里萬里外之封疆乎今日畿南增兵事在不疑臣部自附於同濟之舟皇上亦斷不難於王居之渙矣而

臣猶不能無說者事至今日極望撫臣爲畿南立定
新規模從頭做起兼望撫臣爲畿南清理舊家當徹
底查出舊撫胡思伸疏稱援遼屢調去一萬六千修
防山海一萬三千是一鎭而去二萬九千既可知也
然查天啓元年冬該鎭開報兵數實在六萬四千五
百六十七員名屢調援遼去者在此數之外去年所
調六千七百六十名今係在關上其舊調一萬陣亡
者便當開糧另補逃匿者便當緝拿著伍與舊額糧
補舊額軍按衛所而求之萬人可立足也惟修防山

海者在此數之內而近爲保鎭關係不比曩時已留
班軍七千三百餘名則保鎭比舊年人多此七千三
百人在鎭矣大要該鎭兵糧既有舊額雖經調發其
存亡可查逃亡者可補老弱者可換先復原有之額
而後酌量分撥以定新增之數撫臣身到地方按籍
一覈自有定見葢舊額卽逃亡盡補老弱盡更而當
此急迫之時亦必增募壯勇以備敵偹勤王之第一
步舊撫臣胡思伸請增兵五千臣部已具題奉旨特
舊家當不淸則新規模無據借新撫臣材猷查刷舊

家當一一淸楚而復以新兵佐之只求足備緩急不必執定多寡從頭打算除應補舊調援遼一萬近留修防七千倂題過新增五千外還須增兵多少所稱五萬之數或當取盈則取盈或當略減則略減但求實濟國事撫臣既以國家之事爲事臣部安得不以撫臣之心爲心也

覆督總兵疏

爲照畫戰守者纔說前茅便須後勁今當關禦敵保鎭遂爲後勁倘猶然不足爲勁渝關有急何恃無恐

而該鎮自援遼抽調久嘆單虛不爲料理則兵馬不備空拳難以當敵急爲料理又錢糧莫措無米難以成粥而總兵魯欽乃擘畫歷歷欲就事處事整舊爲新也所稱營馬之買補芻粟之增加器械之打造家丁之改募車營之添補無一椿不關切要無一事不需金錢而其所稱錢糧諸項則地方原有此銀地方人亦久有此意非本官劈空立說者州縣解京馬匹折價一年委官收買一馬之價可得三馬之用庫扣援遼兵馬糧料銀以造軍器累年所積可濟一時之

用各營逃故軍缺以二缺募一家丁則變鬼薄爲健

兒府庫所貯各衛備荒銀兩暨各州縣有備荒銀兩

總以爲加糧料而造火器則集無礙爲有用而車營

之添其兵分二千於新募而自有餘其器亦動備荒

銀而無不足眞所稱爲力不難責效亦易者也大要

今日之勢何處不當增兵豈於渝關後勁而反仍舊

貫新撫所請之數聽到地方自酌盈縮而增新與整

舊並行不悖新猶有待舊則見在整舊壁壘者卽預

以開新氣象也是在鎭臣好爲之

覆冏寺疏

為照保鎮治兵不容以步而廢騎保鎮買馬不能無米而成粥總兵曾欽以酉馬價請臣部遂據以覆非漫無主持而使武流操權也蓋謂以馬價買馬是以菜作虀至便也且一馬之價而買三馬事半而功不啻倍又至利也總是皇上之財總濟皇上之事苟有便利何難變通必如寺臣所言太僕馬匹祇供京營騎操銀兩祇供各邊年例亦思保鎮近在畿輔今為邊警而訓軍實政借以入衞陵京非徒為保鎮固圉

也且此時之保鎮實神京靠近第一步何遽不得比於各邊之有年例乎而部覆保鎮馬價之事原止留一年云後不爲例也日者杜應魁赴關會以太僕馬供其挑選而彼猶旁睨不顧莫可誰何豈其化一馬爲三馬至便至利而乃苦相揶揄耶大要事可濟緩急不必執守文之規爲律令議有中機宜不必從建議之人生葛藤以天下理付天下事則當行當止原自了然不待辯之畢矣既經題奏爲此具覆伏乞皇上勅下仍照部覆留馬價一年付㑹欽買馬後不爲

例則一變通之間而軍需自足軍容自壯於以捍衛
神京非小補矣